

辞章
艺术示范

郑颐寿
张慧贞
郑韶风

编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CIZHANG SHIFAN



辞章艺术示范

郑颐寿 张慧贞 郑韶风 编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 107 号

辞章艺术示范

郑颐寿 张慧贞 郑韶凤 编著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25 插页 2 字数 272,000

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,901—2,960 本

ISBN 7-5320-1830-X/G·1775 定价: 3.90 元

前 言

当代科学,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。一是高度分化,分类越来越细,从原来的某一学科中派生出许多分支的学科;一是高度融合,研究的领域越来越大,把许多相关的学科融汇起来,创立了边缘性的新学科。这样,相反相成,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,向着科学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开拓。作为研究话语艺术的现代汉语辞章学,就是综合运用文章学、修辞学,以及文字学、语音学、词汇学、语法学、逻辑学、文体学、语体学、风格学的有关原理、规律、方法和技巧,建立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。本书以成篇的书面话语作品为例,综合分析辞章运用过程中的有关问题,其中涉及语法、逻辑、修辞以及文字、语音、词汇、文体、语体、风格直至标点符号的运用等内容。书中的15篇范文选自中学《语文》课本,不仅中学生熟悉,大学生与其他社会各界也不会感到生疏。

本书按文体的不同,分成五个单元:散文,小说、童话,歌剧、诗词,科普作品,议论文。各个单元,各篇文章,在辞章运用方面,有其共性,也有各自的个性。每篇文章的研究分两大部分,一是“辞章示范综述”,一是“辞章示范分析”。“综述”和“分析”都是在顾及共性的基础上尽量突出各篇范文的个性。

“辞章示范综述”,采用归纳的方法,主要介绍辞章的普遍规律与各篇范文辞章的特点。

介绍辞章的普遍规律,例如:

文字的规范(本书第 32、40、58、86 等页);

语法的规范(本书第 34、38、41、52、68、55、64、66、87、88 等页);

逻辑的规范(本书第 43、48、64、89 等页);

声音的协调(本书第 51、66、81、90 等页);

词语的锤炼(本书第 2、3、16、18、19、21、22、44、70、71、87、91、141、142 等页);

句式的调整(本书第 73、9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 等页);

辞格的运用(本书第 93、94、121、157、163、183、185 等页);

主题的提炼(本书第 42、44、53、82 等页);

题材的筛选(本书第 93、107 等页);

篇章的结构(本书第 24、33、34、46 等页);

题目的锤炼(本书第 93、107 等页);

表达方式的选用(本书第 5、6、17、18、19 等页);

艺术方法的运用(本书第 26、68、85、96、102、103、124 等页);

语体风格的协调(本书第 27、35、37、38、43、44、72、74 等页)。

介绍各篇范文辞章的特点,例如:

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是记事的记叙文,“综述”着重由记叙的人物、事件(包括起因、经过、结果)、时间、地点等要素来说明记叙的原则、方法与技巧。

《藤野先生》是记人的记叙文,写的是真人真事,则着重分析其“既有文采,又重实录”的辞章技巧。

《普通劳动者》是小说,就从形象的刻画、情节的安排、背景的描写来分析。

《蚕和蚂蚁》是童话,其对象是少年儿童,则着重分析其语言通俗生动,句式简短活泼,语调抑扬顿挫等特点。

《白毛女》(选场)是歌剧,就根据剧本的特点,分析摹象传神

的剧本语言,特别是人物对白。

《周总理,你在那里》等诗词作品,则着重分析其比兴言志、夸张想象等艺术方法。

《宇宙里有些什么》等科普文章,就着重分析其内容的科学性和语言的通俗性、生动性。

《说谦虚》等议论文,则从逻辑的角度,分析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方面的知识的运用,以及论点、论据与论证的方法。

总之,各篇的“辞章示范综述”阐述了辞章学的一般原理、规律、方法与技巧,突出了每种文体的特点,每篇范文辞章的个性,并且联系范文的语言的表达,作文体和语体的对应分析。

“辞章示范分析”,则按每篇辞章形成的实际,逐字、逐句、逐段进行对照比较,作“面”的分析。

二

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,都在发展变化之中。认识事物,必须认识其全体,认识其发展的全过程;不仅要认识它的表象,而且要认识它的实质。话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有机的整体,它的形成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。作为书面话语的文章的写作,必须立足全篇、扣紧主题、辨认体式、协调风格,处理好内容与形式、题材与观点的关系,而不宜孤立地局限在个别字句优美的追求上。要写好文章,必须重视文章写作的全过程;要学习写文章,最好从文章写作的动态的过程中学习。作家完成了的作品是文章写作的结果,但它只展示辞章活动最后阶段的现象。而修改稿就不一样,它展示着辞章活动的过程。从这里,不仅可以看到丰富多采的辞章艺术形式,而且可以领会作者创作的意图。因此,本书采用同一作品的原稿与修改稿作对照比较的方法,来阐明辞章的艺术。这种动态研究的方法,早已受到古

今中外作家、学者的重视。

唐朝韩愈，十分推崇李白、杜甫文章的艺术成就，用“光焰万丈长”^①来赞誉。他反复揣摩学习，感到“徒观斧凿痕，不瞩治水航”——他用夏禹治水比喻李杜的创作，只看到他们留下的作品，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进行创作的。也就是说，只看到静态的辞章艺术成品，而不知道动态的辞章形成过程。大文学家韩愈在学习前人的作品中，尚且有这种困惑，一般的读者就更困难了。如若能看到辞章形成的过程，反复玩味，就可以学到许多活的知识与技巧。宋人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记载：

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，归而熟观之，自是文章日进。此无他也，见其窜易句字与初造意不同，而识其用意所起故也。

黄鲁直从揣摩改稿中领会作者创作的“用意”与“窜易句字”的技巧。这正如郭绍虞在《学文示例》中所说的：“阅修正之笔，易悟锤炼之方”，读者“可于此等处悟出各种方法。‘大匠不示人以璞’，而此则以璞示人了！‘鸳鸯绣出从教看，莫把金针度与人’，而此则以金针度人了！”黄鲁直可谓善于学习，因此，使自己“文章日进”。

早在1935年，鲁迅先生就说过：

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，他的作品，全部就说明着“应该怎样写”。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，也就不能领悟。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，是必须知道了“不应该那么写”，这才会明白原来“应该这么写”的。

这“不应该那么写”，如何知道呢？惠耶赛耶夫的《果戈理研究》第六章里，答复着这个问题——

“应该这么写，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。那么，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，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

^① 《调张籍》，下同。

定稿本去学习了。在这里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。恰如他指着每一行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——‘你看——哪，这是应该删去的。这要缩短，这要改作，因为不自然了。在这里，还得加些渲染，使形象更加显豁些。’”

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，而我们中国却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。^①

这是鲁迅先生对学习辞章的精辟论述。曹靖华在《往事漫忆——鲁迅先生谈写作》中说：“鲁迅先生劝人学习名作家手稿，学习他们为什么这样改，为什么修改之处比原来的好，把这些加以认真比较、研究，能得到不少启示。”名作家手稿，“对研究、学习写作，也是‘现身说法’的好材料”。这里所说的“现身说法”，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“示范”。

什么作品可作“示范”呢？当然是名作家的定评的作品。这些作品的辞章形成过程，绝大部分是由作家自己进行的。但是，“智者千虑”，也有“一失”，因此，名作家也要向人求教。古今写作佳话中的“一字师”，就属于这一种。

本书所入选的范文，绝大多数是作者自己修改的，有的则是语文课本编辑改定的，其中绝大多数改得很好。

学习辞章，不仅要以为人为师，还要以己为师，自己从比较中学习。叶圣陶曾说过：“还有一个办法，我倒是常用的，就是比较。觉得这个地方要改，不妨想出两个三个改的办法，经过比较，挑选一个。这样，容易改得精一点。”他还说“要随时留意自己和他人的语言，不仅说了听了就完事，还要比较；要归纳，这样说不错，那样说更好，这样说为了什么作用，那样说含有什么情趣。这样做，可以使语言渐渐接近完美的境界。”^②

① 《不应该那么写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6卷。

② 《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》。

三

语法、逻辑、修辞是三门不同的学科。传统的说法是：语法要求“通”，也就是要合乎语言的结构规律，合乎一般的语言习惯。逻辑要求“对”，也就是要合乎事理，合乎思维的规律。修辞要求“好”，也就是要用最适切的手段，取得最佳的表达效果。辞章则不仅要求“通”，要求“对”，而且要求“好”。其中“文字的规范”，则是对于文字学的运用；“主题的提炼”、“题材的筛选”、“篇章的结构”、“题目的锤炼”、“表达方式的选用”等，就是对文章学的运用；而“艺术方法的运用”则与文艺学有关；“语体的协调”又是对语体学的运用。辞章学就是这样，必须融汇各有关学科的原理、规律、方法与技巧。它的范围大于修辞学。

在语文教学中，有人曾探求语法、逻辑、修辞结合的课题。他们依次讲语法、逻辑、修辞三项内容，然而，又把它们合编在一本教科书里。其实，这仅仅是形式上的“接合”。有的人，在讲语法时，兼谈些逻辑与修辞，讲逻辑时，联系点修辞和语法，或者以修辞为纲，旁及语法和逻辑。其实，这只是机械的部分的“结合”（或叫“掺合”），还没有对话语形式作综合的系统的阐述。实践证明，语、逻、修是在话语活动的过程中结合起来的，这种结合是有机的，水乳交融的，我们把它叫做“融合”。话语艺术不仅融合了语、逻、修的有关原理、规律、方法和技巧，还融合了如上文所讲的文字学、文章学、文艺学、语体学以至风格学等方面的原理、规律、方法与技巧。因此，研究话语艺术形式形成的动态的过程，也就是研究辞章，辞章学的研究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通向话语艺术广阔境界的新路。

我国古代已有相当丰富、十分宝贵的辞章学理论。早在一千多年前就产生了辞章学专著，尽管不用“辞章学”这一名称。其后又从辞章学中派生出许多分支的学科。

我们的祖先对于辞章学的研究，是从文字、语音、词汇、修辞、文体、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的。其中“意”与“辞”的关系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，信息与编码的关系，是他们研讨的重要课题之一。他们所讲的“辞”，就是话语的形式，就是辞章，它包容文章的文字、语音、词汇、语法、逻辑、修辞、文体、语体、风格以及写作的各种技巧。我国古代修辞的理论相当丰富，也有不少精辟的见解，只是它散见于论辞章等的著述之中。我国修辞理论萌芽于先秦，成长于汉魏六朝，壮大于隋唐以至明清。作为严格的科学意义的修辞学，则是创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，大发展于本世纪八十年代，而古汉语辞章学，也是萌芽于先秦，发展于两汉，创立于魏晋南北朝，隋唐以后，则有诗、词、曲等辞章学的分科著述了。

梁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，是一部有巨大成就的学术专著。日本五十岚力誉之为东洋修辞学鼻祖，我国有些学者也称它是古汉语第一部修辞学专著。这说明他们看到了《文心雕龙》中有关修辞理论方面卓越的成就。但是，《文心雕龙》博大精深，它的内容兼及文艺学、创作论、文章学、文体学、风格学，有些章句还论及语法和逻辑。它是我国第一部古汉语辞章学专著。

其后，辞章学的研究还有发展，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侧面的研讨上。

宋陈骙的《文则》，论及修辞的相当多。但通观全书，它旨在给作“文”的“以为则”（故名“文则”）。“文”章之“则”，内容广泛，决非“修辞”包容得了，这也是辞章之事。应该说，《文则》是我国第一部论“文”的辞章学专著。明谢榛的《四溟诗话》，也从文字、音韵、词语、语法、修辞、艺术技巧、风格等方面，论诗歌的辞章艺术。它是我国第一部论“诗”的辞章学专著。这期间和其后的其他诗话、词话、文评、曲语、史论、笔记、小品之中，都有不少精辟的辞章之论。

我国辞章学的论著浩浩洋洋，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它包容了修辞的各方面的理论，但其范围又远远超出修辞学。因此，我们不以我国古代没有严格的科学意义的修辞学专著而遗憾，却以有比修辞学更博大的辞章学专著而自豪。惜乎这份遗产，还未全面地、系统地开掘。我们应当在修辞学已经创立、发展的今天，一方面进一步继承我国古代修辞理论的遗产，另一方面要借鉴现代社会语言学、语用学、言语学、语体学、风格学、文章学、写作学等研究成果，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对辞章学的研究，以期早日建立更加科学的现代汉语辞章学，把我国辞章学的研究推向前进。

本书十五篇，其中《双关活用，拓出远神》，《比兴言志》，《科学性，科技文章的生命线》，《上口顺耳，娓娓动听》等由张慧贞撰稿；《既有文采，又重实录》，《适应读者对象，琢磨语体风格》，《概念明确，判断恰当》，《观点鲜明，论据确切》等，由郑韶风执笔。全书由本人主编、统稿。

在撰稿的过程中，郑其镇先生给予清稿，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郑颐寿

1988年6月18日于福建师范大学

目 录

前言	1
----------	---

散 文

记叙的典范	1
——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	
既有文采,又重实录	16
——《藤野先生》	
日锻月炼,精益求精	40
——《土地》	

小 说、童 话

双关活用,拓出远神	68
——《驿路梨花》	
千锤万凿,勃勃欲生	86
——《普通劳动者》	
上口顺耳,娓娓动听	140
——《蚕和蚂蚁》	

歌 剧、诗 词

适境得体,摹象传神	165
——《白毛女》选场	
比兴言志	209
——《周总理,你在哪里》	

达而能文,姿态横生·····	216
——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	

科 普 作 品

巧于结构,精于炼语·····	223
——《中国石拱桥》	
科学性,科技文章的生命线·····	251
——《宇宙里有些什么》	
适应读者对象,琢磨语体风格·····	272
——《南州六月荔枝丹》	

议 论 文

概念明确,判断恰当·····	294
——《说谦虚》	
观点鲜明,论据确切·····	305
——《俭以养德》	
明确、合理,简练、规范·····	312
——《怎样学习语言》	

记叙的典范

——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

一、辞章示范综述

《一件珍贵的衬衫》(下简称《衬衫》)是一篇优秀的记叙文。原文发表于1977年1月22日《北京日报》，改文收入初中《语文》第一册(1981年11月版)。它在辞章方面有两点对我们特别有启发：一是题目的推敲，一是语言的琢磨。

(一) 先看题目的推敲

[1]* 原 题：珍贵的衬衫 难忘的深情

改 题：一件珍贵的衬衫

原题似乎表示文章记叙的是有关“珍贵的衬衫”的事情，表达的是“难忘的深情”这个主题。这同文章的中心不很合拍。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在结尾处已经点明了，那就是：“从这件小事上，我们看到的是周总理那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，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，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。”可见此文，“其事迹而其旨远”，“取类小而其义大”。此“旨”此“义”，是文章所记叙事迹的恰如其分的升华。而原题，“难忘的深情”，只表明“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”这一点，起不到完整而

* [1] 为原文第1个改动处的序号。下同。

准确地“传神示意”的作用。修改后的题目，正如风景区入口处的牌楼，能吸引欣赏者去探索文章深处的美妙风光。

题文相称，也就是题目和文章的主题、线索以及描写的对象、范围等要密切配合，这是文章的命名与题目的修改的一个总的要求。原题中，“难忘的深情”，显得题小而文大，而改题“一件珍贵的衬衫”，以文章的线索来命题，题文就相称了。

（二）再看语言的琢磨

《衬衫》是侧重于记事的记叙散文。它所写的又是真人真事，因此要把有关的人物、事件（包括起因、经过、结果）、时间、地点交代清楚。下面着重谈两点。

1. 人物。《衬衫》的主人翁是周总理，旁衬的人物是“我”及其他有关的人。

（1）周总理。《衬衫》写周总理既崇高伟大，又平易近人。文章没用什么华丽的辞藻，只用十分朴素而准确的语言，作如实的描写，就写出了周总理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来。例如：

〔12〕原文：我扭过头来，见“红旗”车后座旁的窗帘喇地拉开了。

改文：我刚扭过头，这辆车后座旁的窗帘喇地拉开了。

〔26〕原文：有关人员在迅速察看了现场后，决定留下一辆“红旗”轿车送我去医院检查，总理的车便开走了。

改文：……总理的车才开走了。

上一例，加副词“刚”，作“扭”的状语，说明周总理“扭过头来”和“拉开”窗帘的时间是紧接着的，描写周总理关心人民的高贵品质。下一例，“便”，“就”的意思，表示承接关系的副词，“留下……送我……便开走”表示事情前后紧接着；“才”，条件关系的副词，表示只有在某种条件下然后怎样，它精确地表达了周总理对工作一丝不苟、对人民无限关怀的崇高品质。这两例，属

于虚词状语的增添和替换。从表达的效果看，虚词不“虚”，虽然只增添或更易一个字，而情态却不相同了。文章在对周总理的描写中也很重视实词的锤炼。例如：

〔19〕原文：周总理正亲切地瞅着我，……

改文：周总理正亲切地注视着我……

“瞅”，方言，泛指一般地看；而“注视”是注意地看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周总理对这样的小事却如此认真，可见他和劳动人民感情的深厚。再如：

〔4〕原文：这衬衫，凝聚着周总理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。

改文：这衬衫，凝聚着敬爱的周总理对工人群众的阶级深情。

〔16〕原文：周总理那十分熟悉的面影立即跃入了我的眼帘。

改文：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容立即跃入了我的眼帘。

例〔4〕，在“周总理”前加上褒义词“敬爱”，例〔16〕把从“我”的直觉而言的中性词“十分熟悉”改为褒义词“慈祥”；这些，都是为了贴切地表达对周总理崇敬、赞颂的感情。

（2）“我”。“我”是《衬衫》的旁衬人物。文章以第一人称的“我”来写，这个“我”就是文章中的青年工人刘秀新同志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题目下要写“刘秀新”等字样，以表示事情的真实性。所以，原文有“北京低压电器厂青年工人刘秀新”十几个字。但是，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，《衬衫》是刘宗明同志根据刘秀新的口述整理的，从这个角度看，又应该在题目下标上作者的名字“刘宗明”。如果这样，文中的“我”就应该改为“她”，整个叙述角度应该改变。但是用“我”写显得亲切、真实，这比用“她”写要好得多。为了清楚地表达原文中的“我”和作者的关系，真实地交代文中的旁衬人物，所以改文在注解中注明“刘秀新口述，刘宗明整理”，删去了题目下面的“刘秀新”等十几个字。写文章，

尤其是写真人真事的文章，一定要把必要交待的人物关系交代清楚，不能使人模棱两可，或产生误解。

(3) 其他有关的人。“我们车间的支部书记和我们班的班长”是文中谈及的次要人物。他们所参加的活动，必须交代的也应该交代清楚。请看原文的描写：

[39] 原文：……让他们同我一起到交通队去谈谈情况。

“红旗”轿车把我送到天安门交通队……

改文：……“红旗”轿车把我们送到天安门交通队……

原文，人物的活动脱节了。既然“让他们同我”一起去谈情况，可是下文却只写“我”，“他们”有没有参加呢？这就不清楚了。改文把“我”换为“我们”——“我们”就是“他们同我”，参加活动的人物明确了。侧重于记人的记叙文当然要写到“人”，即使是侧重于记事的记叙文，也要写到“人”，“人”的关系不清楚，所记的事就必然头绪纷乱。

2. 事件。要写清楚事情发生的地点、起因和经过等等。原文对这几方面已经叙述得比较清楚了，只是由于某些语言的运用不够恰当，所以事情的某一个段落给人的印象还是不很清晰的。

(1) 事情发生的地点、原因。例如：

[10] 原文：我……骑自行车……在马路上……插到了快行线。

改文：……插进了快行线。

“到”，达于某一点。“到了快行线”，就是抵达快行线。改“到”为“进”，把事故发生的地点、原因交代清楚了。这是个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没进入快行线，而“红旗”却碰到“我”，则事故的责任在“红旗”车的驾驶员，而不在“我”；如果是进入快行线，则事故的发生“我”也有责任了。一字之易，事因就有出入。